

阿尔希波夫

苏联 齐芙娃著 平野譯



105

阿尔希波夫

苏联 齐美娃著

平野譯

人民美术出版社

1962·北京

阿尔希波夫

著者：[苏]齐 芙·娃

译者：平 野

出版者：人民美术出版社

北京东总布胡同 10 号

美术设计—曹 洁

印刷者：北京市印刷一厂

发行者：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经售者：全国新华书店

北京市书刊出版营业登记证字第 004 号

1962 年 6 月 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8
印张 3 1/2 印数：1—1,570 纸一等号：T8027-3859 定价：4.42 元



阿尔希波夫

卓越的俄罗斯画家阿尔希波夫，在他一开始搞創作的时候，就得到社会上的好評，取得可觀的成就。在 1890 年举办的第十八屆巡回展覽派的展覽会上，这个青年画家展出了他的小幅油画《沿着奥克河》。他的这幅画，与那些著名的俄罗斯画家們的作品挂在一起，并不遜色；观众們很喜欢这幅画。許多家報紙刊登的文章中，都提到这幅画；画家涅斯且罗夫在他的家信中，談到他自己的作品在观众中間的反应时，写道：“在这次展覽会上，最得好評的是列宾、阿尔希波夫与賽罗夫的画。”

在阿尔希波夫从事創作活动的最初时期，他在俄国广大的知識分子中間，很快地出了名；而在他晚年的時候，人民肯定了他的功績：在 1927 年，他荣获共和国人民美术家的称号。

阿尔希波夫的艺术活动，作为以自己的作品深刻地、天才地反映了人民的生活的画家，不論在革命前的俄国艺术中，或者在苏联的新艺术中，都是一件重要的事；他得到人民美术家的光荣称号，是当之无愧的。

在前一世紀九十年代里，阿尔希波夫是青年一代巡回展覽派画家的代表人物；那些青年画家是在十九世紀末的時候，补充到巡回展覽派的队伍中来的。他們主要的是一些青年风俗画家，其中包括塞·瓦·伊凡諾夫、塞·科罗文、卡薩特金、巴克雪叶夫、維諾格拉多夫等（风景画家阿·瓦斯涅佐夫，也是其中的一員）。

这些青年画家的創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与独創性；他們发展了反映人民生活的、具有民族特征的題材，并且表現得更加生动；这些題材，使他們与巡回展覽派紧密地联系起来。但是在繼承現實主义艺术传统的时候，青年画家們找到了表达自己思想感情的新的方法，新的造型手段。在他們的作品里，甚至在处理社会性題材的时候，也采取了与他們先輩不一样的手法。

在阿尔希波夫那些表現人民生活的画中，农民日常生活不是用社会矛盾尖銳性的形式表現出来的，而十九世紀六十到八十年代的画家們都爰采取那种形式。阿尔希波夫不选取复杂的題材，他的作品的情节以简单朴素为特点。但是他那些朴素的、充满詩意的风俗画，由于体現在他的画中的他那非凡的才华与真实的感情，而成为內容深刻的有价值的作品。

阿尔希波夫对表現人民的形象，对表現和平的日常生活場面，对表現俄罗斯大自然的独特风貌，有极大的兴趣；他在人民的日常生活中，为自己的艺术找到了富有詩意的內容。他的先輩画家們，用富于艺术表現力的手法画成的反映农民生活的风俗画，描繪了俄国农奴解放时期之前与农奴解放时期的农村生活中的各种悲剧，这些风俗画描繪的是农村中暗无天日的生活。

在阿尔希波夫的毕生，甚至在他的創作受到資产阶级艺术危机的某些影响的时候，仍然保持着民主主义的倾向。印象主义曾經在不同时期，与不同程度上影响过他，这种影响，表現在他对不求完整的习作性的迷恋上，表現在他有时在損害主要任务（創造現實主义的真實形象）的情况下來處理色与光的問題上。

但是阿尔希波夫站在現實主义的立場上，坚持着他在繪画影塑建筑学校里奠定的巩固的思想原則，从来沒有切断自己与人民

生活(这是他的全部創作的源泉)的联系。阿尔希波夫所保持着的现实主义传统，对年轻的苏联艺术的形成与发展，起着巨大的作用。

* * *

1862年，阿勃拉姆·叶菲莫维奇·阿尔希波夫誕生在梁贊省叶果罗伏村。他的童年时代与少年时代，都是在家乡度过的。他的家里只有一小块份地，很穷。在他們家里把他的父亲从部队里贖出来之后，家庭經濟便趋于破产。夏天，他与父亲一起干农活——耕田，犁地，收割庄稼，放牛；帮着干家务事。冬天，到邻村去上学。按照画家自己的話(罗日杰斯特溫斯卡姍著《人民美术家阿尔希波夫》中的材料)，“住处骯髒、破旧”，“門厅很髒，門厅旁边养着猪；冬天把小家畜赶到小木房里喂食，小牛就养在小木房里过冬”。

阿尔希波夫小时最喜欢的事，是画画。家里人沒有妨碍他画画。他的母亲甚至說：“画画总比上街逛好些。”他把民間木版画带回家里来，怀着极大的兴趣来临摹，当他手头沒有紙与笔的时候，就用能够弄到的任何东西，粉笔、炭条，在可能画的地方，到处画。学校里的教师发现他的这个学生喜欢画画，就叫他的父亲注意他的儿子的艺术天才。在学校所在的村子里，来了一些圣像画家，其中有一个莫斯科繪画彫塑建筑学校的旁听生柴可夫；要不是出現这一个偶然的情况，这个有才能的小孩的一生，就不知是什么样子的了。柴可夫跟阿尔希波夫的父亲說，要他送他的孩子去学画。1876年秋天，阿尔希波夫第一次离开家乡，到莫斯科。他住在柴可夫家里，柴可夫教他画画，为入学考試作好准备。

1877年8月22日，十五岁的阿尔希波夫向莫斯科繪画彫塑建

筑学校呈递了入学申請书。阿尔希波夫的同乡同学瓦西里·安德列叶維奇·里庚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描写这个对他们意义重大的日子：“……1877年，我与我的父亲一起，到莫斯科繪画彫塑建筑学校的办公室里去，呈递入学申請书。我在那里碰到与我年纪差不多的，十五六岁的一个小孩，他也是与他的父亲一起来的。这个金发的小孩，留着短头，穿一件乡里人穿的棕色的腰間打褶的短外衣。我們认识了，就开始交谈。原来我这个新相識与我一样，是从梁贊省来的。我的父亲虽然是农民，但是也是一个手工业工人，而不是純粹务农的，因此他虽然所穿的衣服非常长，一直拖到足跟，但是毕竟还是大礼服，我的新朋友的父亲却穿着一件地道乡式的、与他孩子一样的短外衣。这个小孩的名字叫比里可夫。由于誤会，阿尔希波夫把这个名字用了四年……我們通过了石膏头像班的入学考試。我們画一个歪脖子的、有羊毛似的鬈发的安蒂諾亚头像。感到有些无聊的监考的教师，冷淡地看着我們拙劣的画。但是彫塑教师塞·伊·伊凡諾夫把阿尔希波夫的画取走，他的另外几个同事也来看这幅画……我听到伊凡諾夫問阿尔希波夫，問他是跟誰学画的。我从远处看到这幅画，我发现他所画的安蒂諾亚的鬈发的感觉十分好。”阿尔希波夫的素描得到监考教师別罗夫、普良尼施尼可夫与薩甫拉索夫的好評，这个有才能的乡下小伙子被学校录取了，跳过了一年級，直接进入头像班二年級。

在进行其他学科考試的时候，情况就不妙了；小伙子只唸过乡村小学，无法应考，但是由于他的突出的艺术才能，主考人員便不計較这一点，他順利地被录取了。

阿尔希波夫学画的年代，正是莫斯科繪画彫塑建筑学校的事业繁荣的时候，那时在学校任教的主要教員，大都是最出色的巡回

展览派画家。学校里的教师，别罗夫、普良尼施尼可夫、萨甫拉索夫，从1882年起（在别罗夫逝世与萨甫拉索夫离校以后）马柯夫斯基与波列諾夫，十分关心艺术事业，关心进步的、有思想性的、有内容的与真实的艺术。整个教学体系的方针是研究生活，研究实际的事物，深刻地、敏锐地观察周围现实，激励学生的创作积极性与独立思考的能力。巡回展览派的崇高思想，在青年学生的心里起了共鸣，莫斯科绘画雕塑建筑学校的大多数学生，在他们日后的艺术活动中，都表现出自己是老师们的事业的继承者。

阿尔希波夫大约有三年的时间，是在别罗夫的写生班里学习的。凡是受过别罗夫教育的学生，都异口同声地称赞他在教育青年一代的事业中的卓越贡献；称赞他作为一个教师与作为一个人的罕有的品质。别罗夫教导学生认识艺术的崇高目的，艺术的社会功能，激发学生们的自信心与创作热情。阿尔希波夫的创作遵循了别罗夫所指引的道路，阿尔希波夫之成为艺术家，别罗夫的影响起了极大的作用。

与波列諾夫的接触，对阿尔希波夫也有很大的意义；在波列諾夫的教育下，青年学生们汲取了许多新鲜的东西，对绘画中的新的观点心神向往。波列諾夫对阿尔希波夫的创作的影响，特别明显地表现在他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作品中，那时候他已经从学校里毕业。

除了卓越的才能之外，这个未来的艺术家在学校里的时候，就表现出对艺术创作辛勤的、严肃的态度。他在学习的第一年，就因为成绩优良而被列入受奖名单；在第二年结束的时候，他被转入写生班。在往后的日子里，他受到的奖赏与表扬的次数越来越多了。例如，在1882年这一年中，他六次被老师们的评为最优秀的学生，

1882年—1883年这个学年中，他被授予两枚小银质奖章——第一枚是由于一幅写生素描，第二枚是由于一幅油画习作。

还在莫斯科绘画雕塑建筑学校里学习的时候，阿尔希波夫就已经表现出自己是一个描绘农民生活的风俗画家。每年夏天回梁赞省故乡的时候，他不知疲倦地在那里画了不少习作与油画创作；他在自己的作品中，真实地画下了农村里的日常生活、农民们与老婆婆，也画周围的风景。后来他把其中一些优秀的作品，拿到学校里举办的学生作品展览会上去展览。

阿尔希波夫在他自己创作的第一批风俗画中，就显示出他是别罗夫与马柯夫斯基的忠实的追随者。在这些油画中，可以找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期俄罗斯风俗画的所有特征。在《旧货店》这幅画中，他描绘了旧货店里的老闆与在店里看画的顾客；在《探望病人》这幅画中，他画了两个农民；在《酒徒》这幅画中，画家有趣地描绘出真实的、动人的场面，画中人物都很典型。他在这幅画中探索富于生活气息的、典型的东西，这是他所注意的主要的东西。在这些早期的风俗画里，已经显示出他那一目了然地表现情节，与真实地创造农民形象的才能。在《酒徒》这幅画中，他非常生动地描绘了一个农民，一个妇女正在小心地把酒往瓶子里倒，这个农民垂涎欲滴地、迫不及待地站在一旁瞧着。酒徒的情绪一看就可以明白，表现得很真实。画中的细节，例如扔在画面前景地上的马鞍，可能就是这个农民从家里拿来换酒的最后一件东西，处理得很妙。油画的构图是经过仔细推敲的，因此主题非常突出。构图的中心是瓶子。画面上的一切都向它集中——不论是农民的焦急的目光，人的转侧，躯体的倾向，或者是酒馆女主人的手，以及投射下来的光线。油画的内容与中心思想因此就非常明显，没有被琐碎的

細节分數注意。

在《正在聊天的妇女》这幅画中，阿尔希波夫画着两个穿着条纹裙子与绣花内衣的老农妇，在昏暗的木屋的门厅里谈话。一个带着冷笑神情的妇女，把某种新闻告诉她的邻居，后者的脸上画成好奇与仔细倾听的样子。

《探望病人》这幅画是参加竞赛的作品，阿尔希波夫在1887年因为这幅画而荣获大银质奖章，并且被授予在学美术家称号；他在幅画里，也表现了农民日常生活的真实、动人的场面。这是一篇反映旧俄农民苦难无边的小说。

小木房里所画的一切，说明了贫穷与缺乏——污黑的墙，骯髒的爐子与从爐子上垂下来的破布，床头的破烂衣服，代替褥子铺床的稻草。两个好朋友闷闷不乐，抱怨自己的穷苦生活。她们的脸上流露出倦容与痛苦的沉思。在院子里嬉戏的春天的阳光，没有使她们感到快乐。画得很简略的打开的门那边的充满阳光的景色，与小屋里所描绘的一切形成鲜明的对比。

阿尔希波夫早期的风俗画的风格，互相之间非常接近。这幅室内景的小幅双人构图，与其他作品有着同样的构图原则。画面中央的人物（在《酒徒》这幅画中，是左右对称的），被墙壁围绕着的空间，房间里面许多仔细画成的家常用具，这一切都用来充分地表现环境的特点，有助于主题的揭示；光源安排在后边或者侧面。同时在这些画之间又有着各自的特点，标明了甚至在学生时代，是沿着什么方向进行造型手法的探索的。这些特点包括光与色的运用。在1882年创作的较早期的油画《正在聊天的妇女》中，色彩的处理就很单调，用的是晦暗的棕灰色调。在1883年创作的《酒徒》这幅画中，已经采用了红、绿、紫色，但是所有这些色彩，都给人一种斑

駁陸离的感覺；那时候，这个青年画家还缺乏对色調的感受能力，不会使色彩协调，以达到不可缺少的統一的效果。这个缺点，在《探望病人》这幅画中，也可以看得出来；他在这幅画中采取了两个光源，一个来自画面中看不見的右边的窗户，另一个来自左边打开的大門。

但是在阿尔希波夫学生时代的作品中，这种在艺术手法上的自己摸索的倾向，还不是很明显的；那时候，他受到老师們的影响，甚至抄襲他們的表現方法。例如《探望病人》这幅画，就不由得使人联想到馬柯夫斯基的《会面》。这两幅画在构图上，在來訪的妇女的姿态上，在画中道具的細致描繪上，都有許多相似的地方。

阿尔希波夫在莫斯科繪画彫塑建筑学校做学生的时候，除了画风俗画（以及在創作风俗画的过程中）以外，还画了一些小幅的农民肖像（大都是老人与老婆婆）；他画这些画的时候，都是以自己的亲戚或同村的熟人作模特儿的。1883年画的《盲老人》，就是这时候的作品；这幅画与《酒徒》一起，从第六届学生作品展览会上，被特列恰可夫买去，收藏在他的美术陈列館里。

还在从事独立的創作活动的准备阶段，就画出这样的作品来，不能不说这是巨大的成就。阿尔希波夫在这幅肖像中，不仅作到了面貌的相似，而且心理刻划也很深刻。画出来的沒有精神的多皺紋的脸孔，从深色的底子上突現出来。老人的瞎眼睛是不动的，他的脸上表現出盲人特有的紧张、警惕、不安的情緒，他似乎竭力地想在包围着他的黑暗世界中，看到些什么。蓬松的黃色的头发，画得很好。这幅油画的色彩深沉而灰暗。

盲老人的肖像，証明了这位未来的画家坚持着俄罗斯民族画派的传统；这个画派的优秀的代表人物（別罗夫、克拉姆斯柯依、列

宾)創造出許多非常鮮明的、多方面的农民形象。

《盲老人》这幅画，是阿尔希波夫描绘典型农民的最初的作品，画家往后继续画这样的作品，到了苏维埃时代，他所画的农民形象就十分完美了。

阿尔希波夫的学生时代是困难重重的。家里没有接济他，他依靠自己的收入维持生活——由于他所画的构图草稿及习作而获得的奖金，学校当局所给予的帮助，以及有时为画订件而得到的不多的收入。但是阿尔希波夫画了很多画。格拉巴尔在他所著的《我的生平》这本书里，谈到了这个问题；他在这本书里回想起他的青年时代的朋友，画家斯捷尔平諾夫斯基，这个画家与阿尔希波夫经常往来。“我与斯捷尔平諾夫斯基经常去找‘阿尔希比立’(这是我们对阿尔希波夫开玩笑时的称呼)，这些访问在我的脑子里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当我第一次到这个画家工作室里去的时候，他已经有一幅画被悬挂在特列恰可夫美术陈列馆里了(《酒徒》与《盲老人》)，在他的画架上，已经画成了新的作品《探望病人》，这幅画也马上就给著名收藏家特列恰可夫买去了。实在说来，他还没有一个真正的画室(那时莫斯科还没有画室)，只租了一间小房间；当他从梁贊乡下到莫斯科的时候，就整天在这个房间里作画。

我那时候从莫斯科绘画影塑建筑学校的学生们那里得到消息，说特列恰可夫那里收藏的那幅画中的酒徒不是别人，就是阿尔希波夫的父亲；这幅画是他在乡下按照真实的情况画成的。”

在谈论阿尔希波夫早期作品的时候，不可遗漏了他为《燕子》、《环球画报》，往后为《俄国讽刺画报》等画刊所画的作品。他为这些报刊共画了四十来幅素描。这些画的质量是不一致的。前述的报刊的印刷质量很差，因此根据这些印刷品很难判断那些素描(大

部分画稿都已散失)的好坏。把其中一些印刷品与原作(例如《在巴斯哈送神》)加以比較，就可以看出复制品与原稿之間的区别是很大的。但是，即使这样，这些印刷品还是給我們提供了关于阿尔希波夫早期的素描的特点。

阿尔希波夫最早的素描作品，例如他为《燕子》画刊(1885年)所画的素描，是微不足道的与十分幼稚的(《女摊贩》、《三弦琴》、《走私的人》)，在这些画中可以看出，他純粹只是为了稿費才作这些画的。这些画中的人物，都是沒有个性的。这些画中所画的农民，都是一个样儿的——矮小的个儿，缺乏生气，弯腰曲背。他們的脸上都是沒有表情的。农民的身形是僵硬不动的。但是青年阿尔希波夫，作为一个素描画家，还有另一些作品，在那些作品中可以看出了他的无可怀疑的成就。

在他所画的优秀的素描作品中，可以看出阿尔希波夫表現所描绘的人物的面貌的典型性，表現出人物动作、轉側、手势、姿态的特点。在《安逸的消遣》这幅素描中，画着把蛆挂在魚鉤上的釣魚者专心一志釣魚的場面；在《街头小景》中，他画着一个步子不稳的酗酒的男人与老婆婆吵架；在《休息》这幅画里，画着农民在經過一天疲乏的工作之后酣睡的場面；他还画了一些其他优秀的作品。

《送神》这幅画，是成功的一幅素描。从这幅画的詩情画意，紧凑的构图，完美的繪画手法看来，已經是富有气魄的艺术大师的成熟的作品了。他在这幅画里，一再充分地、一目了然地表现了主题。画中农民們与老婆婆們虔誠地划着十字的样子，非常生动。画中人物的动作，把我們的視線引向画面深处；在呈現着白点的地平線那儿，可以看到一个教堂，一群教会的旗手与坐着祭司的一輛馬車正向那儿前进。阴影画得很柔和，远处辽闊的空间画得很

舒服。

《节日》这幅素描(刊載在1887年的《環球画报》上)画着一些乡村姑娘,是一幅充满抒情意味的作品。她们坐在草地上尽情地玩纸牌。节日的、休息的气氛,不仅在題目上显示出来,而且在整幅画的结构中表现出来——在成群地憩在林中草地上的青年农民們安謐的姿态上,在照耀着这些人群的明亮的阳光中,在洋溢在大自然中的安謐与靜穆之中。

农村,农民的穷苦生活,乡村风景,人民的风俗习惯——这些就阿尔希波夫的大部分画安排情节及人物活动的范围。后来他把一些素描的題材,重新应用在他早期的油画上(《牲口飲水处》,《私卖白酒》,《旧貨鋪》)。同时其中有一些素描被用来作为未来的油画的参考。如《墓地野宴》(1887年作)与《节日》(1887年作)这两幅素描,就自然而然地使人联想到五年后画的油画《复活节后的第一个星期二》(在墓地紀念死人的节日——譯注)。

阿尔希波夫在1877年考进莫斯科繪画彫塑建筑学校,过了十年才从这个学校里毕业。1884年8月,当他讀完了一般学科課与获得二枚小銀质獎章之后,他便到彼得堡美术学院里继续学习;在同一年,他被吸收进写生班。

但是阿尔希波夫在美术学院里不到一年半。美术学院的教学体系是十分守旧的,呆板的,干巴巴教条的,不能令阿尔希波夫感到滿意;阿尔希波夫到彼得堡的时候,几乎已經是一个画家了。別罗夫、馬柯夫斯基、薩甫拉索夫与波列諾夫在学校里灌輸給阿尔希波夫的那种艺术思想,与美术学院里的那一套是格格不入的。回顾一下1886年金质獎章竞赛所提出的画題(《卡普納烏姆的奇迹》——油画大金质獎章;《圣叶林娜为圣賽巴斯先医伤》——小金

质獎章;《先知哲罗姆在废墟上哭泣》——彫塑大金质獎章),就可以使我們了解,这一切与青年画家阿尔希波夫的意願相去十万八千里。因此他自然要脱离美术学院,回到莫斯科。

1886年4月2日,他向院方提出申請,要求发給“不能繼續就學”的證明书;同年4月16日,他向莫斯科繪画彫塑建筑学校校務會議請求重新收他做学生,以便他“能够用他自己往后的創作,接受莫斯科繪画彫塑建筑学校所授予的权利”。1886年9月5日,校務會議审查了他的申請书之后,作出这样的決議:“过去的学生阿尔希波夫,由于他曾經在校被授予二枚獎章,特別是由于他的繪画天才,允許他重新入学。”

1886年12月20日,阿尔希波夫参加油画考試;他所提出的为了參加大銀质獎章竞赛而画的构图草稿,被通过了。三个月以后,在1887年3月31日,他的油画《两个老婆婆》被授予大銀质獎章。在授獎決議上签名的教員是索罗金、馬柯夫斯基、波列諾夫、涅甫列夫、杰夏托夫与塞·伊·伊凡諾夫。

* * *

1888年夏天,阿尔希波夫从莫斯科繪画彫塑建筑学校里毕业以后,他与以他的朋友塞·瓦·伊凡諾夫为首的一些艺术家一起,开始了沿伏尔加河的旅行。在这一次包括整个夏天与秋天的旅行中,阿尔希波夫的創作收获极大;在1889年,他把这次旅行中所作的画,一次参加了三个展览会:他在莫斯科艺术爱好者协会第一届习作与构图草稿展览会上,展出五件作品;《乡村圣像画家》这幅画是在莫斯科艺术爱好者协会的展览会上展出的(这件作品最初在巡回展览派展览会上展出)。

《乡村圣像画家》在莫斯科艺术爱好者协会第九届展览会上展出，这幅画的风格接近阿尔希波夫在莫斯科学校里的作品，但是在油画技巧上则大大地提高了。阿尔希波夫喜欢最简单的情节，他在这幅画中只画了一个乡村圣像画家，这个画家坐在自制的画架旁边，聚精会神地画圣像。

阿尔希波夫怀着一片诚心，画出了他的艺术同行的面貌，他以高明的绘画技巧，描绘出画家的手艺的一切特征：手中的调色板，颜料罐，摆在长凳子上的大大小小的玻璃瓶，钉在墙上的小画。乡村画家的朴实的形象，是千百个能干的“巧匠”中的一个，在这些巧匠身上显示出人民的智慧，这个形象画得非常成功。

阿尔希波夫在第十七届巡回展览会上展出的《闲聊》与《在伏尔加河上》，是两幅有趣的、意义重大的画，这些画已经与他那些学生时代室内景的农民风俗画不一样了。《在伏尔加河上》这幅油画（《闲聊》这幅画也多少有这种成分）标明了他的艺术的新的特点，他对乡村日常生活的抒情地、诗意的描绘，异常动人；在这些画中，风景开始起着很大的作用。在丝毫不做作的情节中，画家以新鲜的感觉表现了普通的谁都熟悉的现象，怀着温暖的心情把它们画出来。画中只画着一个坐在木船中的稻草上的青年小伙子。他背靠在用草席盖着的草垛上拉手风琴，眼睛遥望玫瑰色的傍晚的天空，在他的前面是一片辽阔的河景。

他在这幅画里采取了最简单的、最平凡的情节，画中没有任何故事，也没有任何行动，只画着一个背朝观众的人。但是在这幅画面简单，看来似乎没有什么意思的画中，画家却表达了重大的意义：他在这幅画里美妙地、抒情地描绘出典型的俄罗斯的民族的景色，表现出自己对祖国与这个青年的爱；这个青年按着手风琴的琴